



深切怀念毛泽东

访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

王成忠

今年12月26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之前，我怀着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思念和敬仰之情，访问了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同志。

67岁的李银桥，去年患脑血栓偏瘫症住院治疗。今年4月13日，李老慕名来到陕西咸阳铁道部20局医院住了4个月，在医生、护理人员及夫人韩桂馨的精心医护下，效果很明显，李老身体恢复较好。

由杜松盈院长引见，我在一处宽敞明亮的住室里见到李老。他端坐在沙发椅上，精神很好，脸上露出笑容，与我亲切握手，让我挨着他坐在沙发上，他夫人韩桂馨坐在另一边。

我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长者，中等身材，看上去很结实。他红光满面，双目炯炯有神。寒暄之后，便开门见山进行采访，李老与韩老一起，与我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交谈。

毛泽东一生俭朴

说起毛泽东的艰苦朴素，李老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一生俭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在一本书中说过毛泽东“恋旧”，也是这个意思。他骑过的马，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那时，毛泽东穿的衣服，全是补了又补的。

这时，韩老接过话题。当时我负责照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经常接触毛泽东，还为他做了不少针线活。他穿的毛衣、毛裤几处脱线，上面还有几个大洞，可他非让我织补。我说太破了，补了穿上也难看。他笑了笑说：“穿在身上能挡寒就行，不讲什么好看难看！”

李老接着说，没有他的允许，是不能为他添置新衣服的。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我去为毛泽东订做了一套中山制服，以后十多年间，一直没做过新衣服。毛泽东约见民主知名人士张澜，就是穿的补丁衣服。他穿的内衣、内裤和线袜子，更是补了又补，接见客人坐下时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露出来了，连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

“做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衣着如此简单，实在让人叹服，让人敬仰。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吃、住、用的呢？”

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一直吃二米饭（小米和大米合起来做），酸菜炒肉丝。进城后，以大米为主，有时掺些小米、绿豆、芋头之类，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吃饭也没啥钟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蔬菜。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爱吃猪肉，曾多次劝说他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们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进城后，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一张大木板床，一套沙发，一张写字台和几个书柜，这就是毛泽东的“家当”。住房破旧，光线也不好，有关部门几次提出改建或修缮，毛泽东都没同意。毛泽东用的也很简单。他不用香皂，也不用护肤品，甚至不用牙膏，只用廉

价牙粉。被褥是用普通棉花做的，里外白布，枕头也是用白布包的，里面是荞麦皮。毛巾被、睡衣，还有那床薄毛毯，不知补过多少回，一直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

“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

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

李老话题一转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也不过旧币1亿元（折人民币1万多元），如今党内腐败现象严重，贪污几十万、几百万的不乏其人，又该当何论？看来反腐败斗争势在必行！

李老愤愤不平……

“我的荣誉，孩子不能沾”



李银桥与夫人韩桂馨和本文作者合影

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的教训，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戒，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告诫全党，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北平解放后，中央机关挺进北京，毛泽东把进京视为“赶考”，要求大家考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一些不法资本家从经济上向党发动猖獗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51年开始，发动和领导了全国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批准处决了腐败堕落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很快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新生政权。

回顾这段历史，李老异常激动昂扬，他回忆说，一天我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突然问我有没有贪污？还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

谈到毛泽东如何对待子女问题时，李老说，毛泽东对子女要求特别严，从不允许搞特殊。接着，李老谈了毛泽东如何对待毛岸英和李讷的一些事。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结婚，但未婚妻刘思齐当时不满18岁，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不到年龄就是不能结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为此，毛泽东带头送子上战场。当时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却说：“大敌当前，匹夫有责，毛泽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后来，毛岸英不幸遇难，当毛泽东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怔了

好半天，他默默地承受着老年失子的悲痛，可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考大学后，只是星期六回家。学校在市郊，我看天黑路远，女孩子走夜路也不方便，就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他说：“我的荣誉，孩子不要沾，我是我，孩子是孩子！”我按照毛泽东的吩咐，给两个孩子各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让她们骑车回家。

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生活很苦，常常吃不饱肚子，我心里很难受，就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后来毛泽东还是知道了，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中，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我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震怒了，大声说：“别人可以送，毛泽东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毛泽东离开我们整整17年了。今天，我们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毛泽东遗志，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社会风气搞上去，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安居乐业，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是李老一家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从古到今，凡做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日后长大成材，特别是那些皇室世家和达官显贵们，为了世世代代沐皇恩、延世泽，更是盼望自己的子女能攀龙附凤，光耀门楣。大抵是有人看到了“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者是不受欢迎或不得善终的道理，才把“触龙说起太后”编成故事大加宣传。李世民是唐代一位开明的君主，他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担当大任，便谆谆告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言下之意，凡当仁君者都要处处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受命于天”的政权是很难巩固的。但由于封建制度从根子上出来，就浑身携带着致命的病菌，一些人一旦登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就贪图享乐、贪赃枉法、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放恣挥霍、腐化堕落起来，在这样的环境熏染之下，他们的子女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不但成不了“龙”，反而还会成为一条为人切齿的“虫”。《水浒传》里的那位胡作非为的高衙内，虽然是施耐庵先生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但在当时的社会土壤里，何止只滋生出这样一个“宝贝”来？！

当然，除了家庭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畸形的社会制度。历代法律上的所谓“八议”、“官当”之类，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的翻版，纵然有一两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包拯、海瑞出来将一捋虎须，那么他越查下去，就越发现盘根错节，牵丝扳藤，倘没有把自己那顶乌纱帽、甚至比乌纱帽更重的身家性命“豁出去”的精神，是不大可能水落石出的，这就使一些为非作歹的公子哥儿更加有恃无恐，故荡不羁。

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同于旧官僚，从中

国共产党诞生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自己的宗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仅严以律己，不谋私利，把全身心投入为全人类谋福利上来，还经常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同志为了使自己的爱子成材，总是让他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磨练，当儿子在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国捐躯，虽然极度悲痛但并不懊悔，反而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自己则一无所有，他们对亲友一贯严格要求，从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关系要求组织上特殊照顾，更不用说为他们说情打招呼了。但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并不是那样，他们逐渐忘记了党的宗旨和立党为公的原则，忘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称号，他们不仅不严格要求子女，甚至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处心积虑地为子女的前进道路铺上红地毯，“捞票子”，“要位子”。“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有些干部子女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去搞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最后成为叛逆人民的罪人。谁之过呢？！

家事虽小，但对社会影响极大，人们往往是从一些干部子女身上去认识和评论我们的党和党的干部的，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就会在人民群众面前失去威信。因此，生养子女，重在教育，养而不教，甚至纵容支持子女走邪道，其苦果只好自食。看来，中央一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教育好子女，并且带头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养子当教

张绪田

时光永在流逝，唯有功名永存。毛泽东永垂不朽！（采访结束，我请李老题词，李老流着热泪，提笔写下了“深切怀念毛主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个字。）

摄影 沈维新 郑道斌

中秋过后，天气是一日凉比一日，间或有北风呜呜地吼，听得天昏地暗黄黄，听得树叶凋落野草枯萎。在这样的季节里，人不能不感到一些单调与凄惶烦恼与不安，然以狩猎为生或有狩猎嗜好的人，却在那里咧着嘴笑呢。

我的邻居老何就是一个有狩猎癖的人。每当野味的浓香从他家飘出时，我便馋涎欲滴，偶尔也被老何邀去饱食一顿。然老何食于人，就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我便央求老何收我为徒，一来想解解馋，二来想领略领略那狩猎的惊险与奇妙。

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无风，无月，无星，尤有这深不可测的黑暗。在这样一个夜晚，老何邀我出门了。我很纳闷，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如何能猎获野物？

“这是个打猎的好时机哟。”老何激动地对我说。老何头上戴一只矿灯（走路时并不背灯），肩上扛一杆猎枪，裤上背一个竹篓。我跟着他，趑趄趑趄地朝山上摸去。

上山之后，老何拧燃矿灯，强烈的光柱立即便射穿了黑黝黝的山林。我看见了树枝上呆立的鸟，草丛里缩着头的兔和刺猬。老何举起枪，瞄准一只大麻雀，“呼”的一声枪响之后，大麻雀倒下了。于是，我便迅速跑过去，捡起了这只沉甸甸的野物。

老何把背篓交下来交给我，

“学徒的，替师傅背上。”我们在满是荆棘的山林中穿行，老何的矿灯紧紧地追踪着山上的兽们。兽们也真傻，每当光柱射去，它们便像触了电似的，惶惶然立在那里，傻乎乎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连逃遁也忘了。难怪老何要选择夜晚狩猎

的，原来夜里野兽们都变傻了，都一味沉湎到安逸与享乐的世界里去了，当狡猾的猎人突然袭来时，便不知所措便魂不附体了。我看到相依相偎的野兔、交媾厮磨的野鹿，抱成一团的野鸡，无一例外都成了老何的囊中物。

每当老何举起枪杆时，我的身子便一阵哆嗦，我暗暗地为野物们祈祷，希望它们在这一瞬间迅速逃遁。可是，每当枪响之后，都有一份或几份野物劳我去捡。看到野物们身上殷红的血，看到它们不愿瞑目的双眼，我的心里好不是滋味，也许因这是夜晚，

夜晚于人是挽着恋人的手月下散步，花前月吟的时刻，正是做许多美梦的时刻，兽又何不是如此呢？

野物已经将大竹篓装满，沉甸甸地压得我直冒汗。我说：“老何，别打了，再打，就没地方装啦。”老何看了看背篓，遗憾地说：“带两只篓就好罗。”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老何的灯柱又罩到了一只狐狸，这时一只金黄色的母狐，两只幼狐正在吮奶。老何把枪递给我，“来，这只让你解决，不用瞄准，把枪口对准我的灯柱，万无一失。”我接过枪，不知为什么，手老是抖。那只母狐惊讶地睁大双眼，强烈的光柱却令它什么也看不见，那只小狐惶恐地附在母亲身边。

“开枪呀！”老何低声催促。我扣响了扳机，而子弹却飞上了天。老何恼怒地吼道：“真没用，不象条汉子！”我只知道我是不是一条汉子，我只知道我是不是很无聊，只想快快地回到家里去。

不是他俩当值日生嘛，我班上有两个洒水的猫蚤，旧的牛伟拿着，新的李立拿着。牛伟说说，哎哎！把新的给我！给我！说着就去夺。当然啦，牛伟是班长吆。李立说，不给！就不给！牛伟就用旧猫壶朝李立胳膊上砸了一下，水溅了一地。李立是我班打架第一名，他一急，举起新猫壶朝牛伟头上砸。骂死人啦，牛伟看李立的猫壶来，连动都不动，握着拳头，闭着眼睛，只等李立往头上去，牛伟的头硬梆梆天下无敌！

我感到好轻松，好开心，一天的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噢，女儿，马谢谢你。

“开枪呀！”老何低声催促。我扣响了扳机，而子弹却飞上了天。老何恼怒地吼道：“真没用，不象条汉子！”我只知道我是不是一条汉子，我只知道我是不是很无聊，只想快快地回到家里去。

不是他俩当值日生嘛，我班上有两个洒水的猫蚤，旧的牛伟拿着，新的李立拿着。牛伟说说，哎哎！把新的给我！给我！说着就去夺。当然啦，牛伟是班长吆。李立说，不给！就不给！牛伟就用旧猫壶朝李立胳膊上砸了一下，水溅了一地。李立是我班打架第一名，他一急，举起新猫壶朝牛伟头上砸。骂死人啦，牛伟看李立的猫壶来，连动都不动，握着拳头，闭着眼睛，只等李立往头上去，牛伟的头硬梆梆天下无敌！

我感到好轻松，好开心，一天的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噢，女儿，马谢谢你。



王师傅这一阵子就盼厂长得个不大不小的病住进医院。早在上个月他就准备好了看望的礼品，是一合西洋参。

当然，礼送出去无非是想让厂长痛痛快快地报了一千元的药费。儿子马上就要结婚，缺钱。可从厂长昂首挺胸走路的样子看，人家压根就没有得病的意思，更不用说住院了。

一月前，王师傅曾连续三次找厂长，前两次有客人没好意思吱声，最后一次厂长接过发票看了半天才说：“我们研究研究”。结果研究了半个月就是没有答复。儿子等着用钱。王师傅就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儿子说：“你咋不早说？人家研究研究分明是要让你上点

货。”

王师傅眼睛一瞪，“啥？上货！我的病都是早些年为工作落下的，别人不知道，他厂长能不清楚？报个药费还

要送礼真是怪事。”

“怪事多着呢，人家现在是厂长，不是当年和你住一个宿舍的小师弟了。”

不幸言中。王师傅又找了几次，连厂长的影子都没见，办公室的人说厂长正跑资金，忙。

思前想后，王师傅决定送礼。但掂着礼品到厂长家去，他干不出来也不想干。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最好，最好是厂长住院。这样

“您咋不开窃？趁机提些东西去，顺便再把药费的事说说。”

“这行吗？”王师傅故意问道。

“行，行，不过，这两天看厂长的人多，您先别去，等高峰期过去，您去就行了。”

好容易捱过三天。王师傅揣上西洋参似的溜到职工医院。

遇到一位护士，他问：“厂长住哪儿？”

“出院了。”

“出院了？真的？”

“谁骗你？早上才办的手续。”护士极不耐烦。

“出院了，出院了……。”

王师傅茫然念叨着，不知其所往。

足球的无穷魅力，把亿万人的心紧紧揪住。一场足球赛，胜者，举国欢庆；败者，捶胸顿足。它是“宣言”，胜多少张白皮书。民族的荣辱，无时不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纵观当今世界足球，运动员无论是输入或输出，都从不一个角度，不同侧面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文化、文明的发达程度及国力的强盛，生活的安乐。

翻开中国足球的历史，哀叹胜喜悦，痛苦过多欢乐。为了中国足球的强盛，中国队用过多少个高手？实践过多少“神机妙算”？但都无法根治中国足球存在的顽症。

施拉普纳不是神。他不可能把中国足球几十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理得—清二白。

应当承认，中国足球在痛定思痛之后，作出的聘请外籍教练的这一举动，无疑给疲软不堪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连载七）

魂系绿茵梦

（纪实文学）

文/章笑·雪燕

定义义的日期，成了对施拉普纳来华执教的绝妙总结！整整365天，中国队以1比0和2比1连胜也门和伊拉克，又以总分12分的战绩淘汰出局。这是对国足的补偿，还是真正的悲剧？！

当中国队3月在成都被辽宁“干掉”后，有人便断言外圈出线谜底不到成都决战。现在，人们真希望这只是一个荒谬的论断。

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残酷的现实让球迷伤透了心。中国足球往何处“踢”？

其实，悲剧早在一年前便埋下了祸根，只是人们一直在欺骗自己。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施大爷的教法只能使中国离对方球门越走越远。

苏永舜的折戟，国人称为悲壮；曾雪麟翻船，国人称为悲惨；而这次的失利，国人只能称为“悲哀”了。